

台风抵达本地时已发展为14级的强台风。住在沿海城市的高层住宅，每到台风天，都得费一番心思提前做好各项防护措施，如扣紧门窗，把阳台上的物品挪回室内，备好两三天的生活用品等等。待把物品都归置好后，望着窗台上的那株豆苗，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豆苗种子是孩子从学校拿回来的，小小一颗，被养在小花盆里。它长得一点也不着急，慢慢地破土，慢慢地抽芽，直到长到一个手指头高的时候才被发现。嫩绿的腰肢，牙签一样细，却顶着一颗摇摇欲坠的大脑袋。长着长着，豆苗细长的触须便开始攀绕起窗台上的防盗网来，一圈一圈地，螺旋式往上爬。在豆苗长得正起劲的时候，台风来了。

总得把豆苗移下窗台才安全。然而，豆苗的藤蔓已长得不见其末端了。这是一株没办法全身而退的豆苗。它要么被台风掀成“高空抛物”；要么被掐断，面临“香消玉殒”的苦况。随着风力增强，危险系数随之增高，我狠一心，把豆苗拦腰掐断，搬回屋内。

被掐断的半截豆苗藤蔓，被弃置在

防盗网上，被狂风横扫，撕扯，捶打，被狠狠地来回摔在玻璃窗上。几片残叶像惊涛骇浪中千疮百孔的扁舟，也似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翻飞的蝴蝶。这半截藤蔓，在台风中演奏着一首悲壮的命运交响曲。像某些注定要经风历雨的人生。此刻，诸如不屈、坚毅、勇敢的形容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经久不散。

风停了。半截藤蔓瘫在防盗网上，奄奄一息。而被搬回屋内的半截豆苗，也很快就蔫了下去，像个病人膏肓的患者。孩子皱着眉头问我：它还能活下去吗？我安慰她：如果它足够坚强，必定会从头再来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惴惴不安，毫无底气。一天、两天、三天……好几天过去了，尽管豆苗得到了最细致的养护，却没有丝毫起色。想来，一株豆苗也好，一朵鲜花也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万物自有它的命数。也罢。

再次留意到这株豆苗的时候，那被掐断的伤口处已爆出一枚厚实的绿芽。这一次，我把它安置在窗台下的墙角边上，免得它再次长成牵扯不清的模样。然而，长着长着，这绿芽竟又顺着落地窗的缝隙钻了出去。它似乎

忘记了不久前的那场台风，像和时间赛跑一样，长得飞快，似要把被掐掉的生长时光弥补回来。它像猴子上树一般伸长臂膀，又开始向上攀附一根又一根防盗网去了。新枝越过枯蔓，似是拥抱，又似在告别。它在生长，热热烈烈地生长。白天长，夜里长；风里长，雨里长，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铆足了劲地长，长出油亮的绿叶，长出新鲜的卷须，长出粗壮的躯干。这样蓄力生长的朝气冲破了这些时日来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些灰暗。那些关于聚与散，生与死的疑惑，此刻明朗开来。

孩子守在豆苗旁边，拍着手喊道：“看，它要长到天上去。”这是一株要长到天上去的豆苗。我笑着，想起《杰克与魔豆》中的那颗神奇魔豆，那是一座智慧的天梯，带来希望和幸福。《龙猫》里也有一棵拔节长成参天大树的树苗，它像一艘岁月的时光机，载满了欢乐与美妙。而窗台下的这株豆苗，真正地诠释了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这株豆苗，是一株英雄式的豆苗。有些人，也是。

祝愿丰收

■ 蒲天国

从阿坝州马尔康回绵阳，穿过无数个隧洞，行过都汶路到德都高速段，我眼前开阔起来。听着根呷《大山走出的孩子》的欢快音乐，车辆伴随着轻快的节奏在高速路上滑行，看到窗外平原一望无垠，输电线塔下大片大片由绿转黄、挂满稻穗的谷田，铺展在散落的幢幢红顶灰墙民居之间，展示着初秋的底色，喜看稻菽千重浪，已是丰收在望时。我发自内心、深情默默地祝愿辛苦劳作的农民朋友们丰收，他们用汗水和辛劳换来挂满枝头的喜悦，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让欢喜弥漫于天地间。我的心绪随着这片黄绿地毯样的稻田飞扬开来……

作为革命老区大巴山的农家孩子，我深深懂得稻米对于农民的意义，也时刻铭记我难忘的孩提岁月。我家老房子隔壁坎上就是第五生产队保管室，有一个很大的晒坝，我小时候来挂满枝头的伙伴们在晒场上奔跑，在混杂有草絮的湿谷子晒场印上弯弯扭扭、稚嫩可爱的脚板印。我看着男乡亲将一背篋一背篋盛满冒尖的谷子倾倒在晒场上，女乡亲拿起推把把谷子一层层推开，在晒场上摊成薄薄的一层，再用竹扒攪开草絮，用脚在晒场上蹬出一圈一圈均匀的纹路，像一位位洒脱的画家在大幅竹纸上画八卦图；又像辛勤的音乐家在纸笺上谱写着丰收乐谱。傍晚时分，太阳落山了，晒场上被晒干、已被风车扇过的纯谷粒被收拢成一堆堆小山，保管员用灰匣子像盖印章一样一步一踏印，金黄色小山堆一会儿被“绣”上满满的、灰黑色的花纹或“丰收”“五队”字样标识，算是保管员对一天劳动成果的最后验封，以防止有人顺手贪占便宜侵蚀集体财产。踏上灰印的谷堆被罩上薄膜，便由我们附近人家轮流值守。那时我随父亲守夜很有新鲜感，既可以缠住大人听讲故事，又可以听蛙鸣和看天上的“白玉盘”，还可以爬上风车“V”形车斗里小憩，真是无忧无虑，天马行空，实在惬意。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慢慢有些懂事了，我对打谷子场景和秋收季节特有兴趣，甚至更多时候喜欢哼唱那首幽默风趣的《打谷歌》，秋收遂在记忆里铭刻很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写有一篇关于秋收的作文。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老师安排我们写关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大变化的作文，记得秋收时节，我一口气爬上屋后的映岩坡山梁，向山下鸟瞰，看到有待收割的金黄色稻田，有收割后遍地林立稻草把的空田，有在阳光下泛着白光的谷桩田，这一层层梯田在山脚下铺开，相互交错，连成一片，农民们忙碌其间，正在打谷子，欢声笑语和着“砰砰”的打谷声，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喜气洋洋的丰收图，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后农村责任田包产到户的新气象，我以此写成《山乡变化》的作文，在三年级班上被苟老师作为范文朗读，让我在广纳区七水村小学出了名。

星移斗转，时光飞逝。时间如白驹过隙，眼前又是稻穗弯弯、稻香四溢的丰收季节。我由内地巴中农商银行调到阿坝州农信社工作已10个月有余。昨晚在马尔康信用社9楼会议室参加了州联社“摸清市场边界，逼近市场边界”百日攻坚推进会，会议进一步安排部署攻坚和督导工作，以期取得好的成绩。今日我又匆匆驱车数百公里行走路上赶往绵阳，将于下周一带队参加省联社第四届职工岗位技能竞赛。看着沿途变换的季节和风景，心起涟漪，又生感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愿在各岗位、各条战线劳作的人们心如所愿，都获丰收！

也红

■ 阿明

第三十六章

-1-

上章说到安排妥当接待事宜后，李沁直接从招待所前往新半岛酒店，打算先与老同学卢国忠见一面。路上，深谙人情世故的李沁心中盘算着，要想让这位老同学在接待宴席上向许书记梁市长帮自己美言几句，自己必须先有所“付出”。于是，他吩咐司机绕道至全市最大的翡翠玉石店，仅用3.6万元买下了一只标价为12万元的缅甸翡翠手镯，沿途经过水果铺时，又让司机下车买上一大袋本地水果，这才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新半岛酒店。待他拎着大袋小袋，笑意盈盈地敲开卢国忠的房门，二人像套好招似的演了一出“故人喜相逢”，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久别重逢的场面话。

如此寒暄过一番，李沁率先做出表示。只见他从礼品袋里取出一个深红色盒子，双手捧着放到床头桌上，然后转身向卢国忠说：“老同学呀，知道你这次回来得匆忙，肯定没时间给伯母准备手信，我就‘越俎代庖’替你买了只手镯。你带回去让老人家高兴高兴。”

看李沁不仅话说得“漂亮”，满腔“诚意”更是化作了眼角漾开的笑纹，卢国忠很是受用。他脸上故作惊讶，走到床头柜旁把盒子打开，摸着摸那只质地晶莹剔透、色泽翠绿欲滴，看着相当高档的手镯，同时留了个心眼，顺手翻看了一下价格标签，上面标着“¥120,000”的金额。“竟然价值12万？这个标价可是打个两到三折，数目也不菲，李沁这么舍得下本，不会有什么事要求我吧？”卢国忠心里嘀咕着。但转念一想，正好自己可以把姐姐卢国容升职和姐夫刘海运公司工程队进入市政工程平台这两件事向他说说，看他能不能帮忙。

“老同学，你可真周到！”笑着称赞李沁一句，卢国忠移步来到衣柜前，拉开柜门从里提出一个一米多高的长方形盒子，直接送到了李沁脚边，引得李沁不解地望向他。卢国忠拍拍李沁肩膀，压低声音说：“部里这次安排我们小组负责调研南方三省。前几天，一位省长亲自送了我这个景德镇青花瓷瓶，还说这是90岁老窑工的封山之作，已没有续品。老同学呀，你也知道我是个‘账房先生’，对这些艺术品一窍不通，给你收藏最好不过了。”

其实这个青花瓷瓶根本没有卢国忠说得那么神秘贵重，不过是某省驻京办人员在北京一个饭店包间送给他的见面礼。婚后，卢国忠要搬到北京二环那套单位分配的新房，在清理单身宿舍退还给单位时，卢国容和刘海运帮忙雇货车，把他宿舍里存放的大部分物件，包括青花瓷瓶在内的各式礼品都运回了江南市老家。这次他回内，卢国容想着求弟弟帮自己办事总要有点表示，便从家里的礼品堆中挑出了这件，早上才刚送到卢国忠

房间。谁知，卢国忠转手又送了出去。

青花瓷瓶的来历，虽然蒙骗过了李沁，但卢国忠不合常规的送礼行为，却引起了李沁的警惕。李沁想，卢国忠作为调研组人员，对各省可谓“钦差大臣”，是争相接待的“重要人士”，没有理由突然送他如此贵重之物，肯定是有托办之事。到底是什么事呢？卢国忠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北京，长期在部委办工作，怕是不了解基层办事的困难。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万一交托了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那就难堪了。想到了这里，李沁立即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连连摆手惶恐道：“卢司长，李沁何德何能，断不能收您如此重礼啊！”

卢国忠随手抓起书台上的大熊猫牌香烟盒，先从中抽出一根递给李沁，接着给自己也来上一支。见卢国忠把香烟衔在唇间，李沁慌忙从裤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着火给他点燃后再自己点上。右手指夹着烟，卢国忠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稍侧头部，往左边接连吐出数个淡白色的烟圈。他起身从茶几上拿来已装有十多根烟头的烟灰缸，把手上香烟往烟灰缸里弹了弹，眯着眼睛望向李沁，假装生气地说：“老同学呀，你这就见外了！只许你送我12万的手镯，却不收我过手之物。你说，我俩还怎么当同学！”到底足级别更高，卢国忠在气场上压过了平日能说会道的李沁。

李沁一听卢国忠认可了手镯12万元的价值，心里暗暗得意，再听到若自己不收下青花瓷瓶，他俩同学都做不成，心里又不是很滋味。看李沁还在苦思措辞，卢国忠续话说出这份礼的目的：“老同学，实不相瞒，我今次绕道回来，是有一件事要办——而且这事吧，怕是得相求于你啊！”说到这里，卢国忠故意停住话头，观察着李沁的反应。

听出卢国忠确实有求于自己，并准备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意思，李沁瞬间底气也上来了。迎着卢国忠的目光，他一方才略显卑微的语气，故作嗔怪：“老同学呀，这是你的不对了！有什么求不求的，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半夜能办，绝不过三更！”短短三句话凸显了他有意在面上上扳回一城的态度。

而李沁的弦外之音，卢国忠自然心知肚明，不过眼下作为“乙方”，也不好计较什么，便打蛇随棍上应道：“老同学，你太够义气了！哪天你要有用得着我卢国忠的地方，也尽管说！”想到市里资金问题还需仰仗眼前这位老同学，许书记和梁市长都得捧着的人，自己就更不要摆正态度了，于是李沁稍稍放下身段，起身给卢国忠和自己分别添了一把茶，语气复归谦卑：“卢司长呀，

上午许书记和梁市长向我再三交代，看看您在家乡有什么事情要办的。您难得回乡，我们精心准备了午餐和晚宴为您接风。梁市长先接待您午餐，到了晚宴许书记再与您会面。”如果说送手镯是李沁个人的“诚意”，他这番话里所透露的就是市里领导们的“诚意”了。

见李沁很识趣地把话铺垫到这儿，卢国忠当然赶紧顺着台阶而上。给李沁递上一根新的熊熊，并打亮火机为他烧着后，卢国忠才表情无奈地说：“老兄啊，高中毕业后我就‘北漂’了，这些年父母双亲全靠我姐卢国容和姐夫刘海运照顾。现在他们碰到了一些困难，做弟弟的不能不帮呀！”李沁知道卢国忠是要“亮牌”了，装着很关心的样子，接话问：“什么困难？”“我姐吧，任教育局财务科长好几年了。她上进心很强，正好又在你手下，如果有机会万望你提携提携！”卢国忠继续把事情同李沁摊开来讲。

李沁思忖，自己上周刚在教委会上说要在近期上报教育局班子调整方案，现在卢国忠就亲自上门说了，消息传递得够快啊！不过此事不能答应得太爽快，一来人事方面的权限在书记手上，自己私下表态，似有越俎代庖之嫌，会让卢国忠认为自己不懂事没水平；二来要让卢国忠知道办好此事不容易，尽量使他欠自己多一个人情。

想到这里，李沁面露难色：“老同学，别的事都还好！但人事是书记说了算……”欲言又止间飞快瞟了卢国忠一眼。看卢国忠垂头弹了弹烟灰，并不答话，他这才话锋一转：“不过，老同学的事哪能不办呢！我就是跪着求书记，也一定给你把此事办下来！”话说得严重，但对他而言办下此事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得了李沁的准话，卢国忠把烟头一按，满脸堆着笑，端起茶杯向李沁敬道：“来，我以茶代酒敬老同学，谢谢啦！”李沁端起茶杯和他碰了一下，陪着笑脸说：“老同学，客气了！”放下茶杯，卢国忠接着李沁的话又提出：“那我就真的不客气了。其实还有一事，我姐夫刘海运去年组建成立建筑工程公司，资质都齐全，但就是进不了市政工程平台，一直拿不到市政工程，也愁着呢！所以还得劳烦老兄你帮忙打个招呼……”话已挑明，李沁觉得也不需要卖关子了，爽快应道：“我当然可以同分管市长说说，但效果必定没有梁市长去说得好好。这样吧，中午吃饭时，我们一起向梁市长敬酒，我趁机提及这件事，他答应了我便主动抓落实，肯定能给你办妥。”

闻言，卢国忠算是心满意足了，就转移话题，问起了龙涛明、张松东、黄丽丽和李

朋友带我去看好心湖。为什么叫好心湖？对这个名字，我感觉挺纳闷的。朋友说，去之后就知道了。让我充满了好奇心。

好心湖坐落在茂名市露天矿生态公园内，湖水澄澈透明，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朵朵白云，仿佛一幅天然的中国画。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波光粼粼，如同无数细碎的银片在闪烁。湖岸边，垂柳依依，嫩绿的柳枝随风飘舞，轻轻拂过水面，如羞涩的少女在梳妆。湖边的草地碧绿如茵，恍如柔軟的绿色绒毯。不知名的小花星星点点地散布其中，五彩斑斓，芳香阵阵。

朋友说，茂名是中国南方著名的“油城”，中国石化第一家炼油的分厂就在茂名。好心湖之“好心”，源于巾帼英雄洗夫人的名言“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承载着茂名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与好心湖有关的历史，要追溯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20世纪50年代，在这片原本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发现了油页岩。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建设者奔赴这里挖矿炼油。他们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造了无数个石油创业的奇迹，为缓解当时国家石油困难作出了特殊贡献。

荣耀的背后，是这片土地所承受的巨大伤痛，留下巨大的矿坑，多年的雨水积聚，形成了矿坑湖。湖水逐渐酸化，水质恶劣。这个中国第二大、南



方最大的露天矿坑，成了城市的一道深深的“伤疤”。

茂名人民选择把绿水青山留给子孙后代。他们凭借聪明才智和勇气，因地制宜，让这片土地涅槃重生，打造出一个露天矿生态公园，而原来的破旧厂房则改造成露天矿博物馆。现在，原来的“矿坑”，就变成了清澈美丽的好心湖。

生态的改善为茂名这座城市带来了全新的活力。由于空气质量大幅提升，全民健身步、环湖馬拉松、骑行等体育赛事等在这里接连不断举行，人们在这片绿色的天地中尽情挥洒着汗水，享受着健康与快乐。附近的村民也因这生态的优化，发展起了民宿、农家乐，一幢幢小洋房如雨后春笋般拔起。曾经外出打工的乡亲们纷纷归来，共同建设这片美丽的家园。

我在湖边，看着眼前的风光，想象着当年的情景，现实与历史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切换。

我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此战斗的身影，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在这片土地上挖矿炼油，为改变中国贫油论而不懈努力。如今，时代变迁，国富民强，新一代茂名人肩负起了还这里绿水青山的使命。

眼前，勒杜鹃花在湖边绽放，那是市民们齐心协力拉来沃土种下的希望之花。它们红得似火，鲜艳夺目，每一朵都像是在尽情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微风拂过，花瓣轻轻颤动，仿佛在低语着对这片土地的感激之情。望着绚烂的勒杜鹃花，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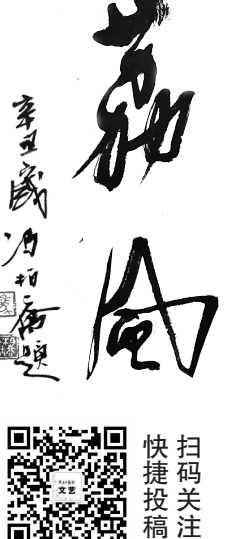
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它们从异地而来，却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美丽奉献给了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用热情与活力，装点着好心湖的每一个角落。勒杜鹃花的绽放，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也让我看到了茂名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山包上，桉树高高挺立，笔直的树干如同一个个钢铁战士，守护着这片土地。桉树的叶子细长而柔软，在微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美妙的音乐。我走近桉树林，抚摸着它们粗糙的树皮，感受着那份坚韧与沧桑。这些桉树见证了这块土地的变迁，在曾经的废墟上扎根生长，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望着它们，我不禁对大自然的神奇和生命的力量充满了敬畏。

漫步在好心湖边，空气中弥漫着清新与芬芳，没有了往日暗沉沉的雾霾，只有鸟语和花香。草地上，花花绿绿的野营帐篷，像是盛开的花朵。年轻的恋人们手挽手，在如画的美景中徜徉，幸福的笑容在脸上绽放。

三三两两的人们，或散步，或休闲，各得其乐。我想，从外地来的游人，也许并不知道这美丽景色背后的历史。但这又何妨？就像那移植而来的勒杜鹃，已然在这片热土上扎根、绽放。

在好心湖畔，我领略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看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感受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卢国忠的手，梁启春迅速看了眼手表，扭头问站在门口的接待处长：“可以上席了吗？”接待处长点头回答：“可以了，各位领导请。”

梁启春显得和卢国忠特别亲近，两人牵着手走在众人前头进入江南厅。待各自按台牌入座后，梁启春看向副秘书长邱怀才，带着调侃的语气说：“都说我们江南美女多，其实聪明能干的更多。怀才呀，怎么今天中午不安排几位女同志一起来拜会卢司长呀？”被点名的邱怀才瞟了一眼常务副市长程杰，可程杰并没有帮忙解围的意思。虽然心里吐槽着“中午接待名单都是你梁头定的，怎么就怪起我来了？”但邱怀才也是个人精，当即脸带歉意，对着卢国忠拱手作揖：“卢司长真不好意思，是我安排不到位。梁市长批评得对，我马上通知人赶来！”

梁启春不过开个玩笑而已，邱怀才却十分当真。卢国忠摆摆手说：“邱秘书长不必费心了。我与在座诸位吃顿便饭已很高兴，实在无需劳师动众，万一耽误各位领导下午上班可就成了我的罪过了。”说完，卢国忠看看梁启春，因为他也是拍板定调之人。

梁启春提这么一嘴只是想以玩笑形式活跃一下现场气氛，同时在卢国忠面前抬高自己的地位，本来也没有要较真的意思。既然卢国忠替他搭了台阶，他便顺势挥手让邱怀才坐下，并说：“大中午的就不再多匆忙叫人来了，但你要给卢司长敬酒赔个礼，卢司长喝一杯，你必须喝三杯。”邱怀才马上表态：“梁市长的指示，我坚决执行！”话音方落，他一把端起已斟满了酒的杯子，向卢国忠示意后一饮而尽。

见状，卢国忠也举着自己的酒杯，施施然站起身向邱怀才回敬了一杯。随后，邱怀才又连喝两杯才重新坐回到位置上。席间众人纷纷拍手称好，场面算是真正炒热了。

俗语常说：“会无好会，宴无好宴。”古有秦末汉初时项羽专门为刘邦设下的“鸿门宴”，今有眼下这场以梁启春为首的江南市政府班子为卢国忠精心准备的“接风宴”。

刘邦在“鸿门宴”上能有心思品尝美味佳肴吗？当然没有。别看饭局宴席时美味佳肴伺候着，领导老板们花天酒地的样子好像挺让人羡慕的，其实在局者个个都得打醒十二分精神，时刻关注揣摩重点人物的思想态度，及时灵活应变，确保达到参加饭局的目的，根本没心思会把心思放在酒桌上更谈不上多享受。那些参加完高级宴席的领导老板，回到家里，夫人问吃了什么菜味道好不好，好多都答不上来，甚至有的人回家后还要煮碗面条来充饥。

自然接风宴上，这满桌子的美味佳肴和热茶佳酿在梁启春眼里只不过是“前菜”和“佐料”。他设宴款待卢国忠，如此盛情怎么会没有所图？从大家坐到饭桌上，他就开始寻思着怎么开口把这顿晚宴的真正“主菜”端上来。